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NATIONAL ACHIEVEMENTS LIBRAR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乌布西奔妈妈》 研究

郭淑云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013042898

I292.122
01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NATIONAL ACHIEVEMENTS LIBRAR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乌布西奔妈妈》 研究

郭淑云 著



北航

C165074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乌布西奔妈妈》研究 / 郭淑云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3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ISBN 978 - 7 - 5161 - 2173 - 3

I. ①乌… II. ①郭… III. ①满族—英雄史诗—诗歌—研究—中国

IV. ①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40288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陈 彪
责任编辑 郭晓鸿
责任校对 高 婷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2.25
字 数 365 千字
定 价 6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版权所



北航

C1650749



作者简介

郭淑云

汉族，1958年生，吉林省永吉县人。1978—1985年就读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先后获史学学士、硕士学位；2007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曾任吉林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吉林省高校人文社科基地长春师范学院萨满文化与东北民族研究中心主任，现为大连民族学院东北少数民族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长春师范学院萨满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文化研究。主持和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三项、省部级项目多项，出版《原始活态文化——萨满教透视》（2001）、《活着的萨满——中国萨满教》（合著，2001）、《多维学术视野中的萨满文化》（2005）、《萨满文化论》（合著，2005）、《中国北方民族萨满出神现象研究》（2007）、《追寻萨满的足迹——松花江中上游满族萨满田野考察札记》（2009）等学术著作，主编“萨满文化研究丛书”、《萨满文化研究》年刊。在《世界宗教研究》、《民族研究》、SHAMAN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作品获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学术著作一等奖、吉林省首届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著作类一等奖、吉林省第六次社会科学著作二等奖等省部级奖励10余项。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出版说明

为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的示范带动作用，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决定自 2010 年始，设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每年评审一次。入选成果经过了同行专家严格评审，代表当前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前沿水平，体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学术创造力，按照“统一标识、统一封面、统一版式、统一标准”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2011 年 3 月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乌布西奔妈妈》的史诗性及其特点	(11)
第一节 《乌布西奔妈妈》的史诗性	(11)
第二节 《乌布西奔妈妈》的史诗类型	(23)
第三节 《乌布西奔妈妈》的特点	(28)
第二章 《乌布西奔妈妈》的传承、采录、整理与研究	(49)
第一节 《乌布西奔妈妈》的传承	(49)
第二节 《乌布西奔妈妈》的采录	(59)
第三节 《乌布西奔妈妈》整理与研究	(62)
第三章 《乌布西奔妈妈》与东海女真人的历史文化渊源	(67)
第一节 史诗与历史	(67)
第二节 东海女真人的历史文化变迁	(73)
第三节 《乌布西奔妈妈》的族属	(78)
第四节 《乌布西奔妈妈》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	(82)
第五节 《乌布西奔妈妈》产生的时代	(95)
第四章 《乌布西奔妈妈》与部落社会	(100)
第一节 部落构成	(100)
第二节 部落联盟	(120)
第三节 部落战争	(129)
第四节 部落制度	(147)
第五章 《乌布西奔妈妈》与萨满	(163)
第一节 “萨满”词义“晓彻”说	(164)

第二节 沟通人神	(166)
第三节 神圣职能	(181)
第六章 《乌布西奔妈妈》与萨满文化	(204)
第一节 宇宙模式	(204)
第二节 神灵体系	(210)
第三节 祭祀仪式	(218)
第四节 史诗与萨满教	(243)
第七章 《乌布西奔妈妈》与渔猎文化	(246)
第一节 生态环境	(246)
第二节 生产方式	(256)
第三节 生活习俗	(262)
第四节 物候历法	(272)
第八章 《乌布西奔妈妈》与航海活动	(277)
第一节 航海缘由	(278)
第二节 航海活动	(286)
第三节 主要成果	(289)
第九章 《乌布西奔妈妈》的文学解读	(303)
第一节 人物形象	(303)
第二节 文本特色	(308)
第三节 结构特征	(316)
附录一 《乌布西奔妈妈》主要流传地区图	(320)
附录二 白姑姑(白老太太的故事)	(321)
附录三 《乌布西奔妈妈》动植物一览表	(323)
主要参考文献	(338)
后记	(343)

Content

Introduction	(1)
Chapter 1 The Epic-ness and Features of <i>Umesiben Mama</i>	(11)
I The Epic-ness of <i>Umesiben Mama</i>	(11)
II Typology of <i>Umesiben Mama</i>	(23)
III Features of <i>Umesiben Mama</i>	(28)
Chapter 2 Tradition, Collection, Compilation, and Research of <i>Umesiben Mama</i>	(49)
I Tradition of the Epic <i>Umesiben Mama</i>	(49)
II Collection of the Epic <i>Umesiben Mama</i>	(59)
III Compilation, and Research of <i>Umesiben Mama</i>	(62)
Chapter 3 <i>Umesiben Mama</i> and Its Historic and Cultural Connections to Donghai Jurchen	(67)
I Epic and History	(67)
II Historic and Cultural Changes of Donghai Jurchen	(73)
III Ethnicity of <i>Umesiben Mama</i>	(78)
IV Social and Historic Backgrounds of <i>Umesiben Mama</i>	(82)
V Chronological Origin of <i>Umesiben Mama</i>	(95)

Chapter 4	<i>Umesiben Mama and Tribal Society</i>	(100)
I	Tribal Structure	(100)
II	Tribal Confederacy	(120)
III	Tribal War	(129)
IV	Tribal System	(147)
Chapter 5	<i>Umesiben Mama and the Shaman</i>	(163)
I	The Meaning of “Shaman”: “Know Thoroughly”	(164)
II	The Mediator between Humans and Gods	(166)
III	Sacred Roles	(181)
Chapter 6	<i>Umesiben Mama and Shamanic Culture</i>	(204)
I	Model of Cosmos	(204)
II	Pantheon of Gods and Spirits	(210)
III	Sacrificial Rites	(218)
IV	Epic and Shamanism	(243)
Chapter 7	<i>Umesiben Mama and Fishing and Hunting Culture</i>	(246)
I	Ecological environment	(246)
II	Mode of Production	(256)
III	Living Custom	(262)
IV	Phenological Calendar	(272)
Chapter 8	<i>Umesiben Mama and Navigation</i>	(277)
I	The Necessity of Navigation	(278)
II	Navigational Activities	(286)
III	Main Achievements	(289)
Chapter 9	The Literary Interpretation of <i>Umesiben Mama</i>	(303)
I	Figures	(303)
II	Features of Texts	(308)
III	Structural Features	(316)
Appendix 1	A Distr Appendixibution Map of <i>Umesiben Mama</i>	(320)
Appendix 2	The Varient Text of “The Story of White Aunt”	(321)

Appendix 3	A Table of Fauna and Flora in <i>Umesiben Mama</i>	(323)
The Mian References		(338)
Afterword		(343)

绪 论

《乌布西奔妈妈》是流传于满族先世东海女真人中的一部古老的英雄史诗。作品以主人公乌布逊部^①女萨满乌布西奔^②的一生为主线，记述了她一生的丰功伟绩及其统一东海女真各部、开拓东海^③海疆的伟大事业。史诗气势磅礴，内容雄浑，情节传奇而感人，语言形象生动，独具艺术特色。

《乌布西奔妈妈》是一部典型的萨满史诗。作品以神圣的产生形式和萨满传承方式、主人公乌布西奔萨满兼酋长的特殊身份以及作品反映的丰富的萨满文化内涵，体现的鲜明的萨满文化特色，诠释了“祭坛即文坛”，萨满巫师即人类原始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的论断，彰显了古老英雄史诗的宗教性和独特的认识价值。

《乌布西奔妈妈》是一部特色鲜明的渔猎民族的优秀史诗。作品以东海女真人对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的深厚情感和独特认知，绘就了一幅幅生机盎然的渔猎生活画卷，表现了渔猎民族对自然的感悟与认识以及敬畏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史诗与东海女真人的渔猎生活水乳交融，密不可分，散发着浓郁的渔猎文化气息。

《乌布西奔妈妈》的叙事形式为散韵结合，可诵可唱，全诗六千余行，规模宏伟。金元以来，作品产生并世代流传于乌苏里江以东锡霍特山区（Sichote-Alin）的东海女真人及其后裔中。这里自古以来即是满族先世肃慎系先民生息繁衍的祖居地。东海女真人虽经数度王朝更迭和社会历史变迁，却始终保持着讲唱《乌布西奔妈妈》的传统。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签

① 乌布逊：《乌布西奔妈妈》中的主体部落名称，与“乌布林”为同一部落，因女真语音变化所致。

② 乌布西奔：满语 umesiben，意为最聪明、最有本领的人。

③ 东海：指日本海，因位于我国东北古代肃慎系居地之东，故名。

订后,随着包括锡霍特山区在内的乌苏里江以东大片国土被沙俄鲸吞,东海女真后裔陆续内迁至绥芬河、东宁、珲春等地,作品遂开始在内陆传播。史诗不仅曾经影响着其流传地区满族及其先民的精神世界,震撼和陶冶着他们的心灵,而且至今仍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放射着璀璨的光芒。

东海女真人世代以渔猎为生,汹涌澎湃、气象万千的江河湖海是他们生命的摇篮和生活的保障。渔猎生活磨炼了他们的胆识和意志,培育了他们吃苦耐劳、集体意识和勇于开拓等性格特征,萨满教英雄崇拜哺育了女真先民的价值观念、心理素质和精神追求,陶冶着他们的情操,表现为集体英雄主义的精神品质。《乌布西奔妈妈》以鲜活的人物形象,感人的故事情节,彰显了这种集体英雄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念,构成作品的特点之一,并与史诗所体现的古老性、渔猎风格、女性崇拜和传承及艺术特色等,构成作品的基本特点,在世界史诗园林中独树一帜。

《乌布西奔妈妈》记述了东海女真人群雄逐鹿、部落纷争的场景,镌刻着古代东海地区部落战争的风云变幻,展现了东海女真人的社会生活、宗教信仰、地域文化、风土人情和社会变迁,记述了东海女真人从野蛮迈向文明的历史进程,揭示了东海女真社会发展演变的轨迹,同时,作品以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及其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命运、感人至深的故事情节,集中体现了东海女真人的精神世界、群体意识和人民的追求与期望。《乌布西奔妈妈》堪称东海女真人一座“民族精神标本的展览馆”,具有多学科的研究价值。

1. 《乌布西奔妈妈》具有史诗学价值

《乌布西奔妈妈》在传承方式、文化内涵、表现手法等方面均独具特色,具有重要的史诗学价值。

首先,《乌布西奔妈妈》弥补了中国北方史诗带的一个重要缺环。

《乌布西奔妈妈》公之于世后,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这主要缘于,它的面世首次披露了满族先民女真人曾有英雄史诗流传的信息。

满族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民族,满族及其先世在中国历史

上曾三度崛起，建立渤海、金和清三个政权，创造了辉煌的历史成就和灿烂的文化。但在《乌布西奔妈妈》问世之前，满族及其先世一直没有英雄史诗传世。特别是在赫哲族“伊玛堪”、鄂伦春族“摩苏昆”以及日本阿伊努人“尤卡拉”等东北亚渔猎民族的英雄史诗出版后，一度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何以在东北亚史诗带中缺少满族及其先民这一重要环节，似乎成为一个颇令人疑惑的问题。马名超即提出：“另如北疆满洲族那样史有明记的古老群团，殊难想象在长期历史发展中竟是只有《尼桑萨满》一类韵语文学的著录而并没有他们创作的古老的史诗。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正是相沿这样的思路，我们把田野考察的视线逐步引向远为广阔的领域。从大量存在于满洲人先世，即如渤海靺鞨人或后世女真族人中有关英雄人物传说或英雄崇拜等全然散文讲述化了的故事形体里，便寻觅到一些韵语文学的明显迹象。直到前不久，在黑龙江沿岸还有着可以大体被确认为满洲族人著名歌手的长诗演唱活动。尽管此类扑朔迷离的线索尚不足以成为长诗存在的确凿证据，但是，作为当代的民族文化采访者们，根据大量残存于现实生活中的古史遗迹与残迹，从它的累积与相互文化联系中做合理的推断，也应不失为一种科学的方法论并从而获得某些契合于历史发展实际的珍贵资料。”^①

《乌布西奔妈妈》是满族先世东海女真人贡献给世界的一部英雄史诗作品，它的问世，证实了马名超关于满族先世应有古老英雄史诗的论断，弥补了中国北方英雄史诗带的一个缺环。更为重要的是，《乌布西奔妈妈》以萨满传承、主人公女萨满兼酋长的身份、鲜明的渔猎文化和萨满文化特色及其所反映的丰富的原始文化内涵等突出特点，耸立于史诗之林。

《乌布西奔妈妈》具有鲜明的史诗特点。就作品的英雄史诗性而言，《乌布西奔妈妈》在整个北方英雄史诗带中占有独特的地位。与“伊玛堪”、“摩苏昆”等通古斯其他民族史诗作品相比，《乌布西奔妈妈》的史诗性体现得更为突出，主人公乌布西奔的英雄品格表现完整，是一部较为成熟的英雄史诗。与典型的英雄史诗相比，《乌布西奔妈妈》又具有较为突出的宗教

^① 马名超：《论东北冰缘区少数民族英雄史诗类型及其文化联系》，载黑龙江省民族研究会、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编《黑龙江民族研究论文集》第一辑，黑龙江省出版总社1986年批号，1987年印刷，第298页。

性和神话性，彰显其古老英雄史诗的特色。正因如此，《乌布西奔妈妈》堪称我国北方英雄史诗园林的一朵奇葩。

其次，《乌布西奔妈妈》内涵丰富，传承方式和表现形式均具特色，具有突出的宗教性和原始性特征。通过对《乌布西奔妈妈》的剖析，有助于丰富史诗理论，认识满一通古斯语族诸民族史诗的类型与特征，揭示史诗生成、演变的规律。

宗教性是史诗传承的早期特征，也是史诗神圣性的重要体现。“原始祭祀中叙述神灵的创造、祖先的事迹、文化英雄的种种行为，往往采用史诗的方式。在没有文字的时代，靠口头诗人的传吟来完成这一切。”^① 史诗文本由巫师创作和传承，并在宗教仪式上讲唱，是早期史诗的特征，我国南方一些民族至今仍然保留着这一传统。但巫师兼歌手的现象在较为典型和成熟的史诗传承中已不多见。我国著名的三大史诗《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在长期的历史传承过程中，分别形成了专门的史诗传承人，即史诗演唱艺人。即使是被学术界视为不甚成熟的史诗，如赫哲族《伊玛堪》和鄂伦春族《摩苏昆》，也有自己专门的说唱艺人。

然而，由于东海女真人独特的社会发展道路、特定的历史条件，《乌布西奔妈妈》形成了独特的传承轨迹，即萨满传承与文人传承相接续、符号传承与口头传承相结合、宗教因素与政治因素相契合等三方面特点，使其传承模式和路径与北方其他民族史诗有所不同。史诗在首尾处详细地记述了它的形成过程和传承方式，揭示了史诗产生和最初传承的轨迹，凸显了《乌布西奔妈妈》的宗教性和传承特色。同时，《乌布西奔妈妈》提出并回答了诸如史诗与宗教、史诗与神话、史诗的神圣性等问题，为中国史诗学研究和史诗理论建设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对于中国史诗学理论建设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再次，《乌布西奔妈妈》对于考察史诗与民族文化的关系，也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

《乌布西奔妈妈》蕴涵着丰富的原始文化内涵，使史诗的原始性和古老性特征尽显无遗。突出的女性崇拜，女萨满、女酋长群体和众多的女神，向人们透露出，在乌布西奔时代，人神两个世界主要以女性为主体，具有鲜明

^① 朱存明：《美的根源——审美人类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26页。

的女性本位特点，昭示出在人类社会的早期，人们的信仰世界和现实世界的有机联系和相互影响。

2. 《乌布西奔妈妈》具有史学价值

《乌布西奔妈妈》宛若一部东海女真先民的历史长卷，展示了东海女真乌布逊部落兴衰荣辱的历史和社会生活画卷，保留了诸多历史信息。正如潜明兹所说：“每一部英雄史诗几乎都是一个民族形象化的历史。”^① 史诗通过塑造人物形象和构设具体情节的方式，记述了东海女真人由部落分立走向区域统一的历史进程，再现了东海女真人的部落战争风云，折射出东海女真人部落社会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这些鲜活的资料，对于认识和研究部落社会演进历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资料。《乌布西奔妈妈》为人们提供了氏族首领与萨满教巫师合二而一的典型范例，为了解人类社会早期原始宗教巫师的特殊地位与作用，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史诗中有关五次航海的记载及对沿海岛屿自然地理、物产、风土人情及与异民族交往的记述，反映了东海女真人对日本海海上航行的不断探索和对航海路线、海流的认识以及环日本海诸民族海上交往的历史影迹，对于深入考察环日本海民族海上交往的历史和早期东北亚民族史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3. 《乌布西奔妈妈》具有宗教学价值

史诗与萨满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阿尔泰语系诸民族英雄史诗的共性特征。与其他民族的英雄史诗相比，《乌布西奔妈妈》保留的萨满文化更纯粹、更古朴，也更具原生形态之特征。《乌布西奔妈妈》产生于萨满教繁盛时期，必然带有浓厚的萨满文化因子。史诗的主人公本身即是神授萨满，兼具部落酋长。因而，乌布西奔一生的主要活动无不与萨满教密切相关，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萨满的神事活动，如自然崇拜及其祭礼、神验、神判、神占、神示、占卜与释兆、治病、萨满领神等，展现了萨满教的原生形

^① 潜明兹：《中国少数民族英雄史诗》，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页。

态,倍增史诗的精彩与神圣。它所体现的尚血观念、迷幻舞蹈、萨满服饰佩饰等丰富的萨满文化内涵,再现了原始萨满教的功能与特征。如古老的自然崇拜观念突出,东海地域的山林草木、花鸟虫兽均被请至乌布逊部落神圣的神堂之中;萨满舞蹈形态丰富古朴,具有诸多原始萨满舞蹈的特征,体现了独特的功能。《乌布西奔妈妈》在传承的过程中,基本未受外来文化和外来宗教的影响,从而使《乌布西奔妈妈》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历史原貌,得以形成《乌布西奔妈妈》宗教文化单一而非多元的局面。《乌布西奔妈妈》中的宇宙结构模式不仅体现了萨满教共有的天分多层的构想,更对天穹进行了区域划分,形成较为严密的宇宙结构模式。《乌布西奔妈妈》中萨满教的多神崇拜异常突出,展现了一个神系庞大,神祇众多的神灵世界,作品中共有243位职司明确,级层分明的神灵,分善神和恶神两大系列,其中善神神系又分三级,井然有序,具有以女神为主导,神祇的集体性、人格化倾向突出等鲜明的特点,形态完备,天神合一,人神合一,甚至凿图存神、见图传神,可谓天下奇观。

在萨满教世界中,萨满被奉为具有通灵的能力和技巧,他们凭借出神术与超自然世界沟通,从而实现祈愿目的。所谓出神术,是指萨满在仪式过程中,通过特定的程式进入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或表现的一种特殊的行为方式。萨满赖以进入这种状态的手段有多种,其中服用致幻药物以诱导出神的事例,在世界各地萨满教调查资料中多有披露。《乌布西奔妈妈》描述了东海地域独特的致幻动植物和萨满使用的方法。这些致幻药物的药用部分包括桂草的白汁、海冬花蕊的白粉、雌雄火娑鱼追逐相喷的甘汁、望海梅喷放的迷雾、香麝、草乌花等。萨满通过服用这些药物,使精神亢奋,进入神驰遐想的境地,达到出神状态,并表现出超人的技能。萨满对致幻药的使用具有极强的秘传性,多不外传,近世随着萨满教的式微,这方面的资料殊难获得。因而,《乌布西奔妈妈》关于萨满致幻药物的使用及其通灵术方面的资料,对于研究萨满特殊的精神心理及其成因,具有重要的价值。

4. 《乌布西奔妈妈》具有神话学价值

与我国阿尔泰语系其他民族的英雄史诗相比,《乌布西奔妈妈》具有较

为突出的神话色彩。在史诗的叙事中，穿插着绚丽生动的神话，其中创世神话尤为突出。诸如开天造地、东海的形成以及东海地域诸生物生成、诸部争雄局面的形成等创世神话和乌鸦神话、天落宝石神话等，在史诗中都有形象且符合逻辑的解说，生动感人，富有特色。如史诗传讲，在东海形成之前，东海地域是一片冰雪世界。一天，在一阵滚滚雷鸣声中，一只金色的巨鹰从天而降，在冰川上空盘旋数圈后，将由鹰爪紧抱着的一颗白色鸟蛋抛下，鸟蛋耀眼的光芒将冰川融化出一汪清水。一只火燕从清水中跃起，在水中穿梭不息。火燕被清泉荡涤，羽毛净尽，化成一位鱼身裸体的美女。其鱼身随冰水滚动，灼热的身躯将冰河越化越大。她施法化作万道刺眼的霞光，覆盖在冰天之上，照化了冰山、冰树、冰河、冰岩、冰野。从此，在寒苦的东方，出现了一条狭长的寒海，从而对东海的形状予以形象的解读。

潜明兹曾指出，人类在越过动物神、植物神、人兽合体神以后，首先被造就的人神就是女神。为最早树起一面女性权威而高高扬起的旗帜，是女神的象征，也是女权的象征。女神在人类由蒙昧走向文明的过程中，其显赫和重要可想而知。^①《乌布西奔妈妈》保留了自成一系的女神神话，与《天宫大战》相辉映，具有独特的神话学价值。

饶有兴趣的是，《乌布西奔妈妈》中的神话，有些是以主人公乌布西奔向弟子或族人传述“古趣儿”的形式出现的，上面一则神话即是乌布西奔临终前向其爱徒讲述的，带有深刻的寓意，旨在对其弟子们进行教育。这种神话传承方式，也出现在满族说部《恩切布库》中。恩切布库为消除人们对大海的恐惧，讲述了海豹神救人及世上第一位萨满的故事。“这些故事虽然与说部整体故事情节紧密相连，但仍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是满族萨满神话重要组成部分。而说部对神话的载体功能也因此一目了然。”^②同时，也充分体现了史诗所具有的教化功能。

一部史诗往往是一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知识总汇，集民间文学诸种形式之大成。史诗形成之初，必然从民族民间文学中吸取营养，也因此而保

^① 参见潜明兹《〈萨满教女神〉的价值》，载潜明兹《民间文化的魅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75页。

^② 谷颖：《满族萨满神话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10年博士毕业论文，第29页。